

(全八册)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集

归来记



[英国] 亚瑟·柯南·道尔 著
隗静秋 译

译林出版社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集

归来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来记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著; 隗静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12

(福尔摩斯探案集)

ISBN 978-7-5447-6575-6

I. ①归… II. ①柯… ②隗…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11569号

书 名	归来记
作 者	〔英国〕亚瑟·柯南·道尔
译 者	隗静秋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苏雪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575-6
定 价	5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空 屋.....	1
诺伍德的建筑师.....	29
跳舞的小人.....	61
孤身骑车人.....	95
修道院公学.....	122
黑彼德.....	164
密尔沃顿.....	193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216
三个大学生.....	244
金边夹鼻眼镜.....	268
失踪的中卫.....	297
格兰奇庄园.....	326
第二块血迹.....	357

空 屋

1894 年的春天，令人钦佩的罗纳德·阿代尔在最不寻常和最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人谋杀了。这一案件不仅引起了全伦敦人的关注，而且也使得上流社会大为震惊。对于警方在调查此案后所公布的详细案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但是当时有许多细节被删去了，因为起诉的理由极其充足，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真相都公开。直到现在，差不多十年过去了，我才能把这桩奇案中那些遗失的环节补充出来。案子本身很耐人寻味，但是与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相比，这点趣味在我看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在我出生入死的一生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是让我感到最为震惊和诧异的。即使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每每想起它仍然感到毛骨悚然，仍能再次体验到高兴、惊愕和怀疑之情。这种心情像突如其来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那些关心我并偶尔谈起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断饶有兴趣的读者，让我对你们说一句话：不要因为我没有向你们倾诉所有的事实

而责怪我。如果不是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我会把这当作我的首要义务。而这条禁令上个月 3 号才刚被取消。

我和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可想而知的。在他失踪之后，我从来没有停止过仔细阅读各种公开发表的疑案。为了满足个人兴趣，我还不止一次地用他的方法来尝试解开这些疑团，可是都不大成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件案子像罗纳德·阿代尔的惨死那样吸引我。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以及据此判决没有查明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蓄意谋杀罪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敢肯定，这桩奇案中有几点一定会特别吸引他。而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以他非凡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很可能弥补警方力量的不足，甚至有可能促使警方提前行动。

我整天巡回出诊，脑子里却一直在思考着这件案子，但总也得出不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宁愿冒着讲述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束时已经公布过的案情再讲述一遍。

这位令人钦佩的罗纳德·阿代尔是当时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努斯伯爵的第二个儿子。阿代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来做白内障手术，与儿子阿代尔以及女儿希尔达一同住在公园路 427 号。这位年轻人经常在上层社会出入，据大家所知，他并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曾经与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不过就在几个月前，经过双方的认可，他们

解除了婚约，这以后也看不出他有多深的眷恋之情。他总是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打发自己的时间。选择这样的生活，与他生性冷漠、习惯无变化的刻板生活有着很大的关系。可就在 1894 年 3 月 30 号晚上 10 点到 11 点 20 分之间，死神以最奇特的方式突然降临到了这位悠闲懒散的青年贵族的头上。

罗纳德·阿代尔喜欢打牌，而且一打起来就收不住手，但是他下的赌注从不大到有损他贵族身份的地步。他是鲍德温、卡文迪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就在他遇害的那天晚饭后，他还在卡文迪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桥牌。当天下午他也在那儿玩牌。同他一起打牌的有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他们可以作证的确玩的是惠斯特桥牌，每个人的牌好坏都相差不大。阿代尔可能输了 5 英镑，但是不会多于这个数。他有一笔丰厚的财产，因此这样的小输赢对他不会有什么影响。他差不多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是在那个俱乐部玩牌，不过他打得非常谨慎，而且通常是在赢了之后才离开的。证词中还提到在几个星期之前，他与莫兰上校做搭档，一口气赢了戈弗雷·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 420 英镑。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是这些。

在遇害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到家时是晚上 10 点整。他母亲和妹妹到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供述说，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那里通常是他的起居室。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冒烟，她就打开了窗子。一直到 11 点 20 分梅努斯夫人和

女儿回来，之前房间里悄然无声。夫人想进她儿子的屋里去道声晚安，却发现房门从里面锁上了。任凭母女二人在房外喊叫、敲打，里面都没有动静。于是找人来把门撞开，只见这位不幸的青年躺在桌子边，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击碎，样子十分恐怖。但是屋里没发现任何武器。桌子上摆放着两张 10 镑的钞票和总共 17 镑 10 先令的金银币，这些钱被分成了数目不一的几小堆。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些数字，还记了俱乐部里几位朋友的名字。据此可以推测，在遇害之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对现场的仔细搜查只能使案情变得越发扑朔迷离。第一，找不到理由来解释这位年轻人为什么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这当然不排除是凶手干的，然后凶手从窗子逃走了；然而窗子离地面至少有 30 英尺，窗下花坛里盛开着番红花。花丛和地面上都没有被踩过的迹象，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一块狭长的草地上也没有任何足迹。所以很明显是年轻人自己插上了门。但是他又是怎么被害的呢？任何一个人爬上窗子都会留下一点痕迹的。假如有人能用手枪对准窗子放一枪，而且造成这样的致命伤，那么此人必定是一位神枪手。另外，公园路这条大道上川流不息，离这所房子不到 100 码的地方就有一个马车站。这儿已经有人被打死了，还有这样一颗像铅头子弹一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和它造成的立刻致死的创伤，但在当时竟然谁也没有听到枪声。这些就是公园路疑案的情况。这个案子又由于寻

找不出任何动机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为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没有人听说年轻的阿代尔有任何仇人，而且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被动过。

我一整天都在琢磨着这些事实，努力想找出一个能够解释得通的结论，从而发现一条最畅通的途径，也就是我那位亡友所说的一切调查的起点。我得承认我没有进展。傍晚，我信步穿过公园，大约在6点钟的时候，来到了公园路与牛津街连接的那一头。人行道上聚集着一群游手好闲的人，他们都抬头望着一扇窗子，也就给我指出了我特意要来瞧瞧的那所房子。一位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儿正在讲述他自己的某种推测，我非常怀疑这个人是个便衣侦探，其余的人都围着听。我尽量凑到了他身边，但是他的话听起来非常荒谬，便有些厌恶地从人群中退了出来。我后退时撞到了身后一个有残疾的老人，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到了地上。记得当我帮他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到其中有一本书的书名是《树木崇拜的起源》。我当时估计这位老人一定是个穷藏书家，以收集一些鲜为人知的书籍作为职业或者爱好。我一个劲儿地为这意想不到的事件道歉，但是被我不巧碰掉的那几本书在它们的主人眼中显然是弥足珍贵的东西。老人朝我愤怒地吼了一声，然后转身就走掉了。我望着他佝偻的背影和灰白的络腮胡子渐渐消失在人群当中。

对公园路427号的实地考察，对于帮我弄清楚我所关心的问题似乎不起作用。这所房子和街道之间只隔着一道不足5英

尺的矮墙，墙的上半截是栅栏，因此任何人想进入花园里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那扇窗子却没有人能够得着，因为墙外没有水管或者其他的东西帮助身体灵巧的人爬上去。我比以前更加感到迷惑不解，只好折回肯辛顿。

我在书房里待了还不到5分钟，女仆就进来说有人要见我。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古怪的旧书收藏家。他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一张轮廓清晰而干瘦的脸，右臂下挟着他那些心爱的图书，至少不下10本。

“你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说话的声音古怪而嘶哑。

我承认我确实没有想到是他。

“真是过意不去，先生。我刚才一瘸一拐地在你后面跟着，碰巧看到你走进了这幢房子。于是我想应该进来看看这位心地善良的绅士，告诉他刚才我的态度虽然有点粗暴，不过并没有丝毫的恶意。我还要感谢他替我把书捡起来。”

“你把这点小事看得太重了。”我说，“我能否问一下，你是如何认出我的？”

“先生，说句冒昧的话，我算是你的邻居，在教堂街的拐角处有一家我的小店。先生，你或许也收藏书吧？这儿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非常便宜，每一本书都十分便宜。要是再买五本书你就正好可以把书架第二层的空格填满。现在看起来不大整齐，是不是，先生？”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身后的书橱。等我再回过头来，我看到

夏洛克·福尔摩斯正隔着书桌站在那儿朝我微笑。我站起身来吃惊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我好像晕了过去。这是我平生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晕过去。我感到眼前确实有一片灰白的雾在旋转。等到白雾消失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领口已经被解开了，嘴唇上还留有白兰地的辛辣余味。福尔摩斯手中拿着一个扁酒瓶，正弯腰望着我。

“亲爱的华生，”那个熟悉的声音说道，“我万分抱歉，实在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受不住。”

我紧紧抓住他的双臂。“福尔摩斯！”我喊叫道，“真的是你吗？你真的还活着？你竟然从那可怕的深渊里爬了出来？”

“等一等。”他说，“你真觉得现在有精神谈这些事了吗？我多此一举的戏剧性出现给你带来了多大的刺激。”

“我已经没事了。不过说心里话，福尔摩斯，我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啊！想不到是你——竟然是你——站在我的书房里！”我又抓起他的一只衣袖，摸着袖子里那只精瘦且有力的胳膊，“嗯，不管怎么说，你不是鬼。”我说道，“我亲爱的朋友，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坐下来告诉我，你是如何从那恐怖的峡谷中活着出来的？”

他在我对面坐下来，照老样子若无其事地点燃了一根烟。他身上还裹着书商的那件破旧的长长的外套，剩下的就是桌上的一堆白发和那些旧书。福尔摩斯看起来比以前更加消瘦、机警，然而他那鹰似的脸上带着一丝苍白。我可以看出来他最近

的生活不太规律。

“华生，我感到非常高兴，终于能伸直腰了。”他说，“让一个高个子一连几个小时矮下去一英尺实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至于如何解释这一切，好了，我亲爱的朋友，要是你愿意和我合作的话——我们目前还有一个晚上艰险的工作，或许最好是等这项工作干完了以后，我再向你讲述全部的事实。”

“我很想知道，如果现在能听到就更好了。”

“那你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去吗？”

“随时随地都可以。”

“真像过去一样。我们出发前还有点时间，可以吃点晚饭。好吧，就说说那个峡谷吧。我从峡谷中逃出来并没有什么困难，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压根没有掉进去。”

“你压根没有掉进去？”

“没有，华生，我根本没有掉进去。我给你的便条当然是真的。当我发现那位现在已经魂归西天的莫里亚蒂教授可怕的身影出现在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时，毫不怀疑我的末日已经到了。在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我觉察到了一个冷酷的意图。于是，我跟他交谈了几句，得到他彬彬有礼的许可，写了封短信，也就是你后来收到的那封信。我把信、烟盒和手杖全都留在了那里，然后沿着那条窄道一直往前走，莫里亚蒂仍紧跟在我后面。走到路的尽头时，我便无路可走了。他并没有掏出武器，而是突然朝我冲过来抱住了我。他明白他的一切都完了，所以

急着向我报复。我俩在瀑布的边上扭成一团。我懂一点日本摔跤，过去曾不止一次派上过用场。我从他的双臂中挣脱了出来，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疯狂地踢了几下，两只手在空中乱抓。尽管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还是无法保持平衡，最终掉进了深渊。我探头看见他掉下去很长一段距离，然后撞在一块岩石上，又弹出去，掉进了水里。”

福尔摩斯边抽烟边讲着这些，而我则听得瞠目结舌。

“可那些脚印呢？”我叫了起来，“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而没有一个回来的脚印。”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教授掉下去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命运给我安排了一次再好不过的机会。我知道发誓要置我于死地的人不仅仅是莫里亚蒂一个人，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要报复我的念头只会因为他们首领的死而变得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极端危险分子，其中肯定会有一个找到我的。而另外一方面，假如全世界都确信我已经死了，那么这些家伙就会随意行动，很快就会抛头露面，而我早晚就能消灭他们，到那时我就能宣布我仍然存活于世。当时大脑转动起来非常迅速，我相信莫里亚蒂教授还没有摔到莱辛巴赫瀑布的底部之前，我就已经想出了这一切。

“我站起身，仔细观察身后的悬崖。几个月后我津津有味地读着你那篇生动的描述，你断言那是绝壁。其实你说得并不完全对，悬崖上仍有露在外面的几个窄小的落脚点，并且有一块

很像岩架的地方。悬崖非常高，要想爬上去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同样，要想沿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出去而不留下脚印也是办不到的。当然，我也可以像在过去某些类似场合做过的那样，把鞋子倒穿，不过在同一方向出现三对脚印，无疑会使人想到这是障眼法。所以，总的看来，最好冒险爬上去。这可不是件令人喜欢的事，华生。瀑布在我的脚下隆隆作响。我不是个富于幻想的人，但我发誓似乎听到了莫里亚蒂教授的声音从深渊中传出来，他朝着我喊叫呢。稍有差池我就会送命，有几次，我手没有抓住草丛或是脚从湿漉漉的岩石缺口中滑了下去，这时我想我完了。但我依然拼命地往上爬，终于爬上一块有几英尺宽的岩架，上面长着柔软的绿苔，我在那儿可以非常舒服地躺下而不被人发现。亲爱的华生，当你和你的随从正在极其同情而又毫无效率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的时候，我就躺在岩架上。

“最后，当你们一个个得出了不可避免的完全错误的结论之后，便回旅馆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本以为我的冒险到此结束了，然而一个非常出乎意料的变故使我意识到还有令人惊异的事情在等着我。一块巨石由上面落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去，砸中下面那条小道，又弹起来掉进深渊。我当时还以为这是一场意外，然而没过多长时间，我抬头望见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头，随即又落下来一块石头，就砸在我躺着的地方，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当然，这意味着什么就很清楚了。莫里亚蒂并非独自行动，在他对我下手的时候，还

有一个帮手在守望，而我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帮手是个非常危险的家伙。他躲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亲眼看到了他朋友的死亡和我的脱险。他一直等着，然后绕道上了崖顶，企图实现他朋友未能得逞的阴谋。

“我思考这些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华生。我又看到那张冷酷的脸从悬崖顶上往下张望，我明白这预示着另一块石头将要落下来了。我往悬崖下的小道爬去。我不觉得往下爬的时候我是满不在乎的，这可比往上爬要困难上百倍。但是当时我已经没有工夫考虑其中的危险了，因为就在我双手攀住岩架边缘、身体悬挂在空中的时候，又有一块石头呼的一声从我身边滚下去。我爬到一半的地方脚下滑了一下，多亏上帝保佑，我正好掉了那条小道上，摔得头破血流。我爬起来立马就跑，摸黑在山里走了十英里。一个星期后，我来到了佛罗伦萨。这样一来，我完全确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下落。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信赖的人——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我对你深表歉意，亲爱的华生，可当时最要紧的是让大家以为我死了。你要不是确信我死了，必定写不出一篇那么令人信服，而且是关于我不幸结局的故事。在这三年里，我有好几次提笔想给你写信，可总是害怕你对我的深切关心会使你不够谨慎而泄露秘密。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当你今天傍晚碰掉我的书时，我只能避开。因为当时我的处境非常危险，你只要稍稍露出一丝惊讶和激动，就可能引起别人注意我的身份而酿成可悲的、

无法弥补的后果。

“至于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我必须把我的秘密告诉他，才能得到我所需要的钱。伦敦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如我想象得那样顺利，因为在对莫里亚蒂团伙的审理中，两个最危险的成员却成了漏网之鱼，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于是，我去西藏旅行了两年，到了拉萨，还常和大喇嘛待在一起消磨时间，以此为乐。你应该读过一个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得非常出色的考察报告，但是我可以确信你绝想不到你所看到的正是你朋友的消息。然后，我经过波斯，游览了圣地麦加，在喀土穆对哈里发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拜访，并把拜访的结果告诉了外交部。回到法国后，我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进行煤焦油的衍生物提炼的试验。我满意地结束了这项试验，又听说我的仇人目前只剩下一个在伦敦，我就打算回来。这桩公园路奇案不仅因为案情扑朔迷离吸引了我，而且它似乎给我个人带来了最难得的机会，于是我加快了行程。我立刻赶回伦敦贝克街的自己家中，竟把赫德森太太吓得歇斯底里。我哥哥把我的房间和我的记录照原样保存着。就这样，我亲爱的华生，今天下午两点钟，我就坐在我原来屋里的那把旧椅子上，满心希望能看到我的老朋友华生也坐在对面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

这就是我在四月的那个晚上听到的离奇故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那瘦高的身体和亲切的面庞了呢。

我不清楚他是怎样知道了我沮丧的消息，以动作代替语言表示了他的慰问。

“亲爱的华生，工作是解除悲伤最有效的解药，”他说，“今天晚上我给咱俩安排了一件工作。假如我们能成功地完成，那我们就不枉活这一场。”我求他讲得详细些，可是徒劳无用。“天亮前你会耳闻目睹许多事的，”他说，“我们有三年的往事要谈。我们谈到九点半，然后就要开始这场特别的空屋历险。”

真的，一切就像过去一样。到了九点半，我发现自己正挨着他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我的口袋里装着一把手枪，心中由于去冒险而激动不已。福尔摩斯沉着镇定，一声不吭。街上的路灯光照在他冷峻的脸庞上，我看到他眉头紧锁，薄薄的嘴唇紧闭着，陷入了沉思。我不知道我们在伦敦这个罪犯充斥的黑暗丛林中搜寻什么样的野兽，但从这位狩猎高手的神态来看，我能够确信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行动。他那苦行僧般阴沉的脸上不时露出讥讽的笑容，预示着我们将搜寻的对象凶多吉少。

我本来以为我们要去贝克街，但在卡文狄希广场拐角的地方，福尔摩斯让马车停了下来。我注意到，他下车时向左右两边张望了一下，接着每到一条街的拐角处他都极为细心地提防后面是否有人跟踪。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福尔摩斯对伦敦的偏僻小道非常熟悉。这一次他迅速而又自信地穿过一连串我从来都不知道的小巷和马厩。最后我们来到了一条小马路上，马路的两旁都是一些阴暗的旧房子。这条小路把